

“七七”八十年记

1937年7月的卢沟桥，天气有些特别。中国北方一向少雨，但是这年7月开头，连绵的阴雨就一场接着一场，接连不断落到华北大平原上。大雨落在树林田野间、落在仲夏的青纱帐间，升腾起密密的雨雾，常常十来米开外，就看不清模样。

卢沟桥边的宛平城外，也是反常景象。此时仅仅是平津一带，就驻扎着5600多日本军队，背后还得到占领了东北的关东军支持。日军不断向中国驻军第29军挑衅，图谋制造冲突。在别国领土上挑衅别国军队，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侵略了。

7月6日当天，29军驻守的宛平城门口，出现了一队日军士兵，非要进宛平城门，中国士兵不容许，那队日军就站在城门口不走，双方从凌晨开始，在雨中整整对峙了一天，直到傍晚日军才撤走。

7月7日，日军又来到城门外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日军下午才出现，并且绕过宛平城，直奔卢沟桥而去。当天，连绵多日的阴雨停了，到晚上天空已经转晴。晚上10点半，卢沟桥畔，机枪声响了起来……

“七七”事变，日本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。

侵略中国，是日本人深深刻在骨子里的罪恶念头。

早在400多年前的中国明朝万历年间，首次完成日本统一的丰臣秀吉就讲过：“不屑国家之隔，山海之远，直入大明国，使四百州化我俗，施王政于亿万斯年，此乃吾之宿愿。”

1868年初，日本中下层武士推翻封建幕府延续了682年的统治，9月开始“明治维新”时代。此后的经济发展，带给日本民族的却是对外侵略的念想，矛头直指相邻的中国。1887年，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，制订出极为嚣张的侵略中国计划《清国征讨方略》，称“趁彼尚幼稚，断其四肢，伤其身体，使之不能活动，我国始能保持安定，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”，并且提出了详尽的作战部署。七年后的甲午战争、五十年后的侵华战争，都可以看到这个“方略”的影子。

1895年，日本逼迫甲午战败的清廷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赔偿日本两亿三千万两白银。“在未获得这项赔款前，日本的财政官从未读到数万的大数字。国库收入仅达八千万元。”1927年7月25日，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起草奏折称“惟欲征服支那，必征服满蒙；如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支那”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件爆发，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军占领了东

北三十多座城市。此后，日本接连挑起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、逼迫签订《塘沽协定》，把侵略势力扩展到中国多地。1937年7月7日在宛平城外，日本军队公然挑衅，开始全面侵华战争。

从国家意义上说，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恶，是几代日本人都洗刷不清的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中国是以弱小的国力，抗击着蓄谋侵略已久的日本军队。由于武器装备和多年战争准备的因素，日军单兵战斗力数倍于国民党军士兵，这个因素造成了抗战爆发后，正面战场始终无法抗击住日军的进攻。从“八一三”上海、12月的南京一直到中条山战役、武汉会战，中国的抗战始终处于被动局面。但是与近现代诸多反侵略战争失利的状况不同，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，中国依然没有屈服。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，坚定不移抗击外侮，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定海神针。

“七七”事变第二天，中共中央发出通电，“武装保卫平津，保卫华北！”“驱逐日寇出中国！”

在整个抗战过程中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抗日到底。在出现伪军超过日军、国民党高级将领上百人投敌情况下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没有一位高级干部动摇、没有任何成建制部队投降。

若干年前，我为了写长篇特稿《踏马平型关》，从京郊的卢沟桥出发，一路数百公里，来到晋北灵丘。平型关战场就在这里关前3千米的关沟至东河南镇的10千米的山谷中。

那天是1995年7月5日，上午10时许，阳光明媚。一进入山谷，两旁都是数十米高遮天蔽日峻立的山崖，几乎见不到太阳，确实是打伏击的好地方。也深深感到，在敌强我弱的战场上，共产党、八路军为了打败敌寇，付出了何等艰巨的奋战。指挥战斗的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写下了这样的诗篇：“集师上寨运良筹，敢举烽烟解国忧。潇潇夜雨洗兵马，殷殷热血固金瓯。”

八十年过去了，历史永远值得记取。■